

不要购物,只喜欢看风景,流水曲觞,写生,拍照的我们,都是老朋友,经常聚拢。隔年设计适合我们的旅游路线,来年执行,共同为自已的爱好放飞一下。

这次也不例外,一行20人,4月13日从香港、上海、东京三个地方聚集于日本九州福冈。从东京过来的是我们团队主心骨陈凯、李丹夫妇带外孙女,莉佳,9岁不到,就读日本小学三年级,我们都不会日语,主要靠莉佳作翻译。

莉佳,不光会说日语,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还会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她的话语里还带着稚嫩,比如称外婆外公,“外”的音发不准,就“拿婆婆拿公”地叫。她,健康、阳光、小麦色的皮肤,始终洋溢着笑容,扎着蝴蝶结两根齐肩的小辫,有力的二条小腿,身背一个粉色小书包。她告

诉我们:她向老师请假:“我有工作要做”。老师听到莉佳要去完成课外活动非常支持,并要求她回去写心得分享给同学们。

我们的司机宫崎丰,50开外。40岁前做厨师,特喜欢开车,就转行开旅游大巴,不会讲中文,英文也基本不会。所以,他和我们交流的桥梁是莉佳。在后来发生灾难的时候,这一老一小在我们旅行团里的作用是如此之大,回到上海,想到他们,我还有一个劲地流泪不止。

为了提高莉佳的积极



渔阳,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可能只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个地理位置,而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则更容易联想到一份划时代刊物的见证地“老渔阳里”。陈望道翻译并送至上海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这里校对,毛泽东与陈独秀在此畅谈时事,被史学家誉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精神日出的杂志——《新青年》也在这里完成了划时代转型。渔阳里,党的“秘密摇篮”,鲜有人所知。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老渔阳里2号的亭子间里秘密发行《共产党》,创刊正是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共产党”旗帜就这样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挥舞,此时无人预料党的伟大事业将如星火燎原、生生不息。如果说在1921年7月23日于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这个被赋予传奇色彩的“婴儿呱呱坠地”,那“十月怀胎”的艰辛、漫长与默默无闻的岁月正是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里悄然度过。

共产党成立前后,《新青年》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刊物。1915年7月5日,陈独秀与上海益群书店的陈子沛兄弟商定了印刷出

性和培养责任感,大家说好给予物质奖励,她说:“做得勿好,少拨我点好来”。就这样一路笑声,我们出发了。

车上,我们请莉佳向我们普及学校教育的地震知识。她,认真地告知:在

小莉佳和宫崎丰

翁以路

我们的座椅下方有一个专用地震包,遭遇地震时迅速打开,有个小枕拿来包住头,然后听从指挥。最后她还加了一句:“勿要吓呀。”莉佳外公补充说,地震发生时,肯定会停电,你们要找到手电筒,拿上放有护照的包。想不到最后真的全用上了。

熊本南阿苏村,就在这天夜晚,人们进入梦乡,突然,(有人说声音持续5分钟,8分钟,甚至更长,总之不少于3分钟),关键是这

露雳巴拉,哇哇哇,哇哇……来之地狱的响声,直至你的魂魄。我们明白地震发生了。

当我们都集中在停车场上,脚下还在时不时地摇晃,远处轰隆隆地传来山体滑坡的巨响声。不怕,是说谎。但是我们看见小莉佳紧握着外婆的手,安静地依偎在外婆身边,和我们围拢时没有害怕的样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坚强。

宫崎丰出现了,他帮着酒店工作人员,安顿我们的小车里,慢慢知道,7.3级地震,震中就在我们住的山脚下。无数次的余震,等待天亮,等待救援。这期间有10多个小时之多。

天渐渐亮起,各方面的人员都在找我们,有中青旅行社,中国驻福冈总

领事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国外交部,还有莉佳的妈妈,他们和我们沟通没有问题。但是,当决定怎么营救方案时,日本地震救援队必须了解我们的情况,有伤亡吗,有年纪大到什么程度,有小孩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还可以奔跑……我们便说不清,酒店人员也无法说清。那只有向我们的司机宫崎丰了解,然后又要传达一些营救要求。只见这一老一小,司机不时弯下腰,和莉佳交流,莉佳立马向她外婆报告。

这天宫崎丰穿了件白T恤,小莉佳穿了一身红衣服,你要知道这一白一红,在平复我们受惊的心灵上有多大的安慰。白点过来了,拉住小红点,红点移向她的外婆,我们立马聚拢听外侨传来营救的消息。小莉佳对大家说:“驾驶员讲的,直升机会来咯,大家勿要急”。还举起小手和司机一起做着飞机下降的手势。

就这样,当天下午的2:30,直升飞机开始营救,小莉佳第一个被起吊,我们真害怕呀,小不点承受得了吗?过后,我们问莉佳,当时你害怕吗?她说:“我摔跤有点怕,后来营救人员对我说,‘不要

春季是个美好的季节,天气回暖,万物复苏,百花争艳,让人陶醉。然而在我们居住的小区里,种植着一片似花非花,非花却胜似花的树,那红红的叶子喜气洋洋地在绿枝头上绽放着笑脸,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如火似霞,烂漫四季,宛如彩带,鲜艳夺目。每当看到这片树,总让我目光停留,驻足观赏,在心中涌

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等的批判,成为关于社会主义论战的最重要的阵地。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展开猛烈攻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阵阵思想风暴。“秘密摇篮”好像有一股自身的魔力,将各路英才吸引到自己周遭生活起居、工作创作,一楼客堂间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而曾在课堂里认真聆听他课程的前世辉煌已然成了罗亦农、任弼时等日后都成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者。一段划时代的历史在这里展开,见证了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斑驳的乌木大门、典雅的红漆窗檐,始建于1912年的老宅迄今已有“103岁高龄”,依稀可见早年的雕梁画栋。

现在,老渔阳里2号大门静锁,如深锁闺阁的大家闺秀,但建筑本身的“共党血脉”,让即使是普通人家的住宅也成了最恒久的时光见证。划时代的前世辉煌已然写成历史,安宁平淡的今生却在时时接受共产党后人的瞻仰怀念。或许在有信仰人的眼里,这个“秘密摇篮”的每一块砖都见证了革命前辈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这里的每一个把手都经历过革命人的刚劲有力、一往无前,这里的每一个缝隙都聆听了共产党人的睿智言论与革命情谊。

明日介绍上海法租界里的红色区域。



雄视 (中国画) 陈舜今

怕,哥哥抱你上去’。我就不怕了,蛮好白相呢”。

4点钟我们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南阿苏村白水体育馆,宫崎丰开着大巴出现了。他想把我们连夜送出去的,但是路全都封住了,而且硬闯的话,会发生次生灾难,所以他和领队商量后,决定回白水体育馆过一夜,第二天一早再走。我们也考虑到,宫崎彻夜未眠,又奔波着配合营救我们,所以一致同意,留在避难所。

这一天晚上,狂风暴雨加不断的余震,宫崎在车上还不时为车上休息人员上卫生间开门,关门,还要注意发动机不能长时

烂漫红叶石楠

郭树清

起一阵涟漪。然而,此树经打听花工师傅后,才知道它的树名叫红叶石楠。

这红叶石楠是一年四季不落叶的常绿树,而且栽培容易,抗逆性强,喜光又阴和耐寒。红叶石楠树形秀美,叶色奇特,刚长新叶时,叶芽是红色

的,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皮肤,粉嫩粉嫩的,煞是好看和有趣。大约一个月后,它的茎干呈紫青色,而叶子则红中带绿,犹如一串串玛瑙悬挂在枝头,紧接着树叶渐渐地变幻成深绿,一茬又一茬,红了又绿,绿了又红,循环往复,永不凋谢。

每逢几场春雨过后,青绿色的枝条上,便鼓出一粒粒褐红色的小芽苞,穿透一缕阳光铺洒的脉脉温情,蒙上一层淡淡的金光,明艳着我们的视野。转眼间,仿佛一夜工夫,就长出红红的嫩叶,红得浓烈,红得艳丽,红得奔放,红得蓬勃,红得神采飞扬,迎着春风摇曳生姿,昂首挺胸,远远望去,如一片片火焰,在阳光下燃烧,壮美无比,分外妖娆。

那一片片红叶石楠,一路努力吹吹打打地展露新姿,那鲜艳的红叶和娇媚的绿叶,交相辉映,相映成趣,错落有致,置身其间,仿佛置身花海中。当阳光照射其上,那红色、绿色闪烁跃动,美不胜收,让人沉醉。微风拂过,那片片怒放的红叶随风舞动,宛如上万只停立在枝头展翅欲飞的蝴蝶,期待着蓝天的召唤。红叶石楠作为景观树,为了保持树形的美观,花工们总是不停地每隔三四月就将树枝和树

市郊金山的张洁明君,我多年前便认识他。他的从容朴实的谈吐,和一点就通的机敏,是洁明留给我的最初印象。当时我就想,这类并不多见的无全时下习气的年轻人,难说不正是一块做传统艺术的绝好料儿呢。

后来渐渐接触之下,待彼此熟悉了,才更多地了解了洁明和相关他的一些创作状况。

洁明喜好书法始于少年时期,初蒙松江名家刘兆麟先生,积累有年之后,转师沪上大书家王伟平,如是在业师的悉心点教之下,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不怠。

早些年,洁明基本崇尚帖学一路,并且一度专攻“二王”。他的同道好友盛蓝军告诉我,为写字,洁明辞去了原本在地方医院的不错工作,而后自己打点了一个广告公司,为的也是能够积攒资金和多腾出时间来写字。再后来,连广告公司的诸多事务也无心顾及了,为的还是为了一门心思写字。近些年来,洁明的这种一如既往如入魔道般地没日没夜地创作状态,终于把字写出了名堂,那可真是成如容易却艰辛。

前不久,洁明曾交给我一份他自新世纪以来的“成绩报告单”,读来的确让人瞠目。我做了一个约略的统计,在2000年之后的这十五年间,洁明光入选的各类如“全国第八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全国行草名家展”、“全国第三行草展”、“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等重大全国展事,便有二十余项;此外,他还荣获“淳化阁帖碑二王系列杯”全国书法大赛、“第一届仓颉杯全国书法大赛”、“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和“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等诸多国家级奖项。正鉴于此,2013年,张洁明被上海市协授予“上海市十佳青年书法家”光荣称号,可谓名至实归。

我与洁明的业师王伟平兄相知数十年,他是单孝天先生的大弟子,单先生恰好我也熟悉得很。因此之故,我与洁明便不显陌生。再后来,除了书法,洁明还曾经向我出示过他所临摹的部分汉代官印,以及黄牧父一式的印章之作。这些印拓除了刀笔精准、气息安雅,尤其是那些看似细如小如印稿的设计、印色的纯正,以及铃盖位置的沉稳周正,都让我暗生欢喜。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洁明还会刻印,并且已有如此基础。于是,我便直截了当地向伟平兄提出,让洁明跟我来一起刻印吧,我愿意带他。这样,张洁明便又成了我的所谓弟子。

说来可笑,我的表现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压抑不住的时时唯恐与优秀学子失之交臂的莫名冲动,细想起来,终不该会是件损人利己的事吧,然而即便这样,间尔却还会引来某某好为人师的偏见甚至误解。但我的这般习性,怕是越来越难能改变。

眼下,整个文化艺术界的学艺拜师似已成社会风气,这当然是个好现象。学业上的四方求索和转益多师,本是青年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常见之态,学习者只要动机纯正,为师者自是以诚相待竭尽所能。然而,所遇偏有个别急功好利者,借着体面拜师,脑子里却是另番营生。此类现象,看来古今都有。

洁明是幸运的。路径既正,用功且勤,加上禀赋不低,由此抵达理想艺术之境,便会有可能。有道是,所谓成熟艺术创作,通常都有循序渐进厚积薄发的过程,此中自然还包括能够把艺术当作学问来做的不寻常之举。在此,且让我摘取出刘熙载在《艺概》中论及书写之妙时所说的“以笔为质、以墨为文”这八个字来,如果真能这样实践的话,那么对于张洁明来说,在他面前所展示的,想必是另外一番情景。

即将付梓的这一册包含张洁明心血所在的书法集子,虽说容量相当,但却未能同时显现出他的篆刻之作。当我问及他为何不把印章作品也一并附上的原因时,他只是轻轻道了一句“待把字写得更扎实些再说”的话。然而我坚持相信,凭着洁明多年以来由勤勉思辨而生的潜质所在,他在创作上的更上层楼,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本文为《循文问质——张洁明书法作品集》序)

叶进行一次修剪,控制其长高长大。然而,那枝叶却剪了又长,长了又剪,仿佛强劲的生命力谁也无法阻挡,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容颜。

春日里,风和日暖,阳光如瀑,徜徉在曲径幽幽的小区里,顺着一条蜿

蜒小路,一湾清澈的溪水,不染一尘的田园气息,让人的思绪如乡野的风,自由奔走。放眼四周,各种高低不同,色彩艳丽的花草花树,竞相开放,那一片片泼红嵌绿的红叶石楠散落其间,树叶儿静静蓬勃,刚柔相济,流光溢彩,让人清新自然、恬静散淡地感受这般美妙。

小区有了这一片片烂漫的红叶石楠,晨曦,红光跳跃;日暮,彩霞满天,显得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可以阅尽四时风貌,赏够鸟语花香,更可以让沾满世俗的身心得到清洗和安放。

以笔为质 以墨为文

寄张洁明 刘一闻

社区素描

贾立夫

碧水廊桥唱柳莺,千家万户奏和鸣。遥看灯下翁孙乐,近听庭前笑语盈。风过街坊芳草香,月笼商区彩星明。广场舞曲悠悠远,一样飘飞暖暖情。